

“隋琉璃、玛瑙围棋子”考辨

董理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86年6月,西安市东郊长乐路40号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内发现一座隋代舍利墓,出土了27枚棋子状物。其中13枚为玻璃质,绿色;另14枚,玛瑙质,除一枚乳白色外,余均为褐色。均平底,尖顶,鼓腹,束颈,略呈圆锥形。其24枚高2.7、底径2.6厘米,另二子较小,一枚玻璃子

关于该物的定名,其在发掘报告中虽被为“棋子”,然作者态度谨慎,有“棋子(?)”、“我们定为棋子?不知可否”之语。但此后在展出时及著录中却均名之为“隋琉璃、玛瑙围棋子”^②,至今大有沿习成俗之势。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故参考有关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及古代绘画等,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揭示这批珍贵文物的本来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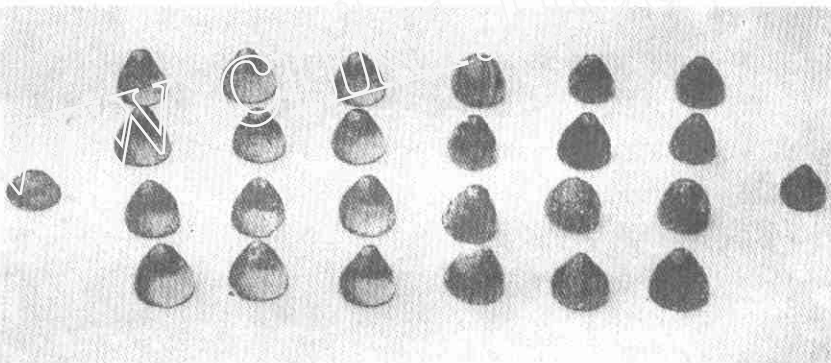
一、定名“隋琉璃、玛瑙围棋子”无史实根据

笔者分析认为,这批文物并非隋代“围棋子”,理由如下:

首先,与历史文献所载不符。有关隋唐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围棋的论著很多,其中关于围棋子的记载亦不少,但在其形状、颜色等方面的描述均与这批文物不符。

围棋发源于中国,古称“弈”,传说起源于尧舜时代,自春秋之际开始流行,秦汉、隋唐、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围棋发展的三个兴盛阶段。自汉代起,开始出现关于围棋的论著,此后历代棋经诗赋迭出,其中有关围棋子的记述亦屡见不鲜。

高1.6、底径2.6厘米,一枚玛瑙子高1.5、底径2.2厘米,另一白色玛瑙子略大,高2.8、底径2.7厘米(图一)^①。这批棋子状物因形状奇特并极为罕见,出土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被长期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厅,并多次被选赴境外展出,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图一 隋琉璃、玛瑙棋子

东汉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著的《弈旨》,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篇文章,其文曰:“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班固用阴阳来比附棋子,描述汉代围棋为方局、直道、圆子,且子分黑、白两色。曹魏时邯郸淳在其《艺经·棋道》中言围棋:“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路),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朝梁武帝萧衍曾亲撰棋经多部,其《围棋赋》曰:“围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则广羊文犀,子则白瑶元玉。”文中“元”同“玄”,即述围棋子用黑白两色美玉制成。唐太宗李世民善弈棋,曾有《咏棋》诗两首,其一云:“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索引双行。”^③描述围棋子为“玄素”即黑白两色。《新唐书·李泌传》载,玄宗李隆基曾命张说赋诗,说遂以围棋为题材曰:“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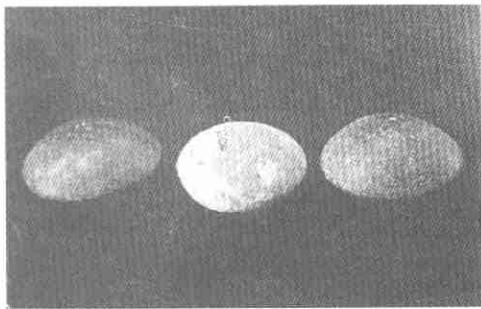
如棋死。”述棋子圆形。张乔《咏棋子赠弈僧》诗云：“黑白谁能用入玄，千回生死体方圆。”^④亦述棋子黑白两色及圆形。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在英藏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卷《碁经》写本（编号S5574），据专家考证，为北周或唐以前的作品^⑤，其文云：“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放（仿）周天之度数”，“乌子征白子者，左右两相（厢）”等，亦与上述记载相同。宋以后，载籍繁多，然所述棋子形态均为黑白两色、圆形。如北宋张掇《棋经·序》云：“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夫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局方而静，棋圆而动。”等等。上述记载虽较为零散，但均反映出中国古代围棋子，虽质地有异，但均圆形，分黑白两色。其圆形为圆锥形、柱形或如现今之扁圆形，虽无明确指出，但从与此相关的一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知其究竟。如东汉马融《围棋赋》咏棋子云：“离离马目，连连雁行。”魏应珣《弈势》云“鱼鳞雁峙”，“云合星罗”。唐太宗《咏棋》诗云：“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许敬宗奉和《咏棋》诗云：“分行渐云阵，乱点逐星连。”^⑥将盘中棋子比作马眼、鱼鳞、列阵飞行的大雁的羽翼、天上飘行的云彩及点点相连的星辰等，表明棋子同今天一样，是较平而圆的形状。李洞《对棋》诗云：“侧鞦敲醒睡，片石夹吟诗”^⑦，述隐士弈棋，以石片为子。《游宦纪闻》载道士弈棋以碎瓦片为子^⑧。元稹诗“繁星收玉版，残月耀冰池”^⑨，刘禹锡诗“忽思争道画平沙”^⑩，比喻布子之棋枰如玉版、冰地、平沙，亦表明棋子矮平而非高耸。《云仙杂记》曾记唐人下棋时的表现，有“李杓直与人棋而败，乃窃数子咽之”之载，棋子能咽，必小而扁平圆滑，否则定难以下咽。此外传世的宋人李逸民所编著的古谱《忘忧清乐集》中，载有三国时《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西晋时《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面》、唐《王积薪一子解双征》等古图谱，其中盘局、棋道、子形所示，均与今谱无二^⑪。因此，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围棋子均为黑白两色扁圆形，而非西安东郊隋墓出土物之绿、褐两色圆锥体形状。

当然，中国古代围棋流行广泛，各阶层均有使用，使用条件也不相同，我们不排除随地取材、权宜取用的可能如前述以石片、瓦片为子，但正

规制作者必有定式，即如上述之黑白两色扁圆形状。这批隋代圆锥形物以明器入葬，必为正规制作品，若为围棋子，亦必为正规样式，然其圆而高耸，颜色异常，与历史文献所载不符，则当非围棋子，应疑为它物。

其次，与出土文物及古代绘画不符。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围棋具多有出土，表现围棋的古代绘画也屡有发现。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咸阳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发掘到一件西汉陶围棋盘，其局方形，两面阴刻经纬线，属17道、289子制围棋^⑫。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围棋具，表明早在西汉时围棋已具备了现代围棋的雏形，其用具同今天已十分接近。1959年5月，河南安阳发现的隋张盛墓，出土一具青瓷围棋盘，方形，盘面阴刻经纬线19道，边4路交叉处与中央均有一小孔，形成“五星”（表明隋代围棋同今天一样盛行座子制），局制与今之枰式完全相同^⑬。虽无棋子发现，但从盘具与今无异这点看，其子亦应如今之配套棋子，即以扁圆形为是。1978年8月，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万县发掘唐初永州刺史冉仁才墓，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及5枚玻璃棋子。盘方形，盘面阴刻经纬线19道，边4路交叉点及中央设有星位标志，5枚棋子均扁圆形，直径约2厘米，中部厚约0.4厘米^⑭，属实用棋具，均与今之围棋形制完全相同。1984年陕西凤翔县棉织厂唐墓出土3枚石质围棋子，1枚白色，2枚玄青色，直径1.5、厚0.8厘米，均扁圆形，据考为实用子（图二）^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批西安唐墓出土的白石围棋子，其完整者94枚，均扁圆形，两面微鼓，直径1.5、厚0.7厘米^⑯，亦与今之棋子相类。另外，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初唐当地贵族张氏的墓葬，出土一幅围棋仕女彩绘绢画，描绘了11个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其中心是两个对弈的贵族妇女，右边一位正伸右手布子，一枚黑子拈于食、中二指间，身后一侍女，手捧钵状盛子的棋孟，棋盘纵横各17道，满布棋子，棋子均如现今之黑白两种扁圆形^⑰。故宫博物院现藏一幅五代周文矩所作《重屏会棋图》，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会棋情景，图中围棋盘方局直道，盘上布列黑子8枚，形状亦为扁圆形^⑱。这些确凿的实物证据，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完全一致，均表明中国古代包括隋代围棋子虽质地有异，但均为较小的扁圆形，呈黑白

两色,而非西安东郊隋墓出土物之绿、褐两色圆锥体形状。



图二 唐石质围棋子

另外,从实用功能的角度进行逻辑推断。如前所述,隋代围棋盘为平面方形,棋路纵横各17至19道,格局大小与今相类,棋路交叉点289至361个,子计289至361枚,棋子大小亦与今无异,那么,在如此平面而棋道密布的盘面上对弈行棋,若棋子偏大而直立高耸,则不仅布子局限,难成满局,且运子困难,易发生碰撞,致盘面不稳,也不宜观察局面,有妨碍视线之不便。而在同样条件下,使用较小的扁圆形棋子,则远较它类形状棋子方便合理,扁圆形棋子无疑具有布子疏朗均匀,观察方便,盘面优美平面如画,运子适手的优点,且落子时发出的拍击声朗朗入耳会大大增加弈者的兴致、氛围和情调,古代载籍中多有描述落子声响的佳句如“棋声花院闲”^⑨、“棋枰声与律吕相应”^⑩等即是证明。我国传统棋类活动的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显著的继承性,尤其是围棋、象棋等,从古至今一脉相传,用具基本类似,其盘制、棋子几千年不变的模式充分表明其自定型后具有的实用性与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故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不致生变衍化。

以上充分说明,西安东郊隋墓出土的这批圆锥形文物,并非围棋子,“隋琉璃、玛瑙围棋子”之定名实非正确。

二、应定名为“隋琉璃、玛瑙双陆子”

这批文物既非围棋子,那么究竟属何物,应作何定名呢?我们认为,它们应属于中国古代另一游戏用子——双陆子。联系中国古代有关用具尤其是各类游戏用具进行考察分析,我们发现,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乃至逻辑分析,

“双陆”,这种流行于中国古代的盘戏均与这批“棋子”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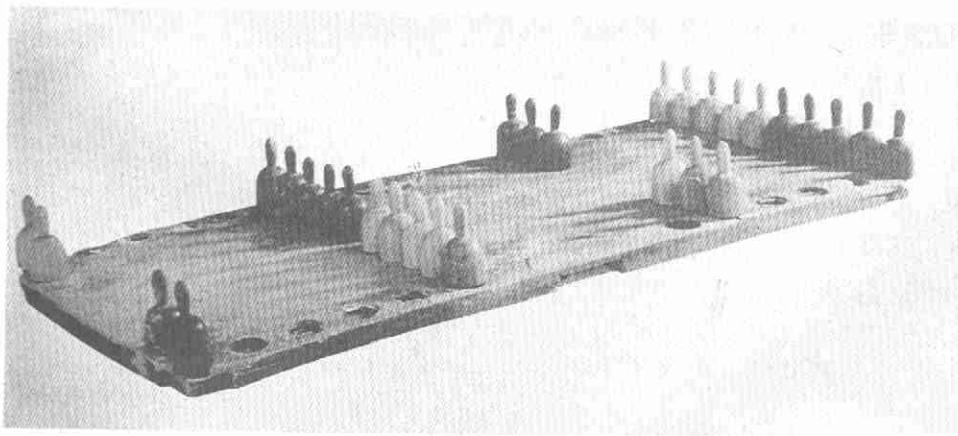
首先,与文献记载极为吻合。双陆是我国古代博游戏的一种,源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后,始流行于曹魏,盛于梁、陈、魏、齐、隋、唐以及宋、元时期,明清两代逐渐衰落,至近代失传。历代古籍如《谱双》、《类要》、《事林广记》、《山堂肆考》、《谰言长语》、《事物纪原》、《格致镜原》等均记有关于双陆的资料。由《谱双》等知,双陆又称“双六”、“打双”、“波罗塞戏”等,是一种“视彩行马”的赌博性游戏,用具有盘、子、骰子及筹码。其盘“如围棋盘之半而长,两门二十四路皆刻出”。骰子有二,正立方体,六面刻么至六点。“凡赏罚之筹,唯所约,无有定数”。其对局方法因流行地域广泛而有不同类型,如有“北双陆”、“南皮(河北南皮)双陆”、“番禺(广州)双陆”、“真腊(柬埔寨)闍婆(印尼爪哇)双陆”、“大食(阿拉伯帝国)双陆”、及“日本双陆”等,我国史料大都记载简略,难知其详,但唐时,我国双陆曾传入日本,其常局格制较为详致的保留在日本的《双陆锦囊》中,其文云:“棋盘上下十二道,棋子黑白各十五枚。黑棋自上左向右行,复由下右向左行;白棋由下左向右行,复由上右向左行。二人对坐,轮流掷骰子行棋。骰子二枚,每枚上下左右前后六面标有[·]、[·]、[·]、[·]、[·]、[·]的点子。如掷得[·]和[·],掷者可在自己的棋中,一子走二步、一子走三步。同色之棋,一道中可任重数子,一道中有二枚同色之棋者,敌棋不得入,已入者取去,取掉的棋可于敌方下次投骰时入局,如取掉的棋不得入局,则它棋均不能行。一方不能行棋,即由对方掷骰行棋。如一方的棋均入最高的六道(黑为下内六道,白为上内六道)者胜。”^⑪从上述行棋方法及取胜结果不难看出,双陆与现代跳棋较为相似。双陆子,又称“马”,或“双马”、“姑茶”、“握”等,据载,“以白木为白马,乌木为黑马,富者以犀、象为之。马底圆平而杀其上,长三寸二分,上径四分,下径寸一分,大抵如今人家所用捣衣椎状。”“番禺以黄杨木为白子,桃榔木(呈紫黑色)为黑子,底平柄短如截柿,如浮屠形。”“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闍婆、占城(越南)、真腊、南皮……以象牙为白子,乌梅木为黑子,或以红牙(染饰成

红色的象牙)为黑子。”而日本双陆子则“马以青白二色琉璃为之，或中国棋子状。”^②这些记载表明，双陆子，色分两种，以黑白常见，或可为青、红、黄或其它颜色^③。质地以天然木质为常见，也可以犀角、象牙、玻璃、玉等为之。其形状如捣衣椎形、截柿形、浮屠(塔)形及围棋子形等，特征是“底圆平而杀其上”，特点是可高可矮，高可长三寸二分，上径四分，下径寸一分，如捣衣椎形，矮则如浮屠形、截柿形，更有低平如围棋子形状。对照这些记载，我们发现，西安东郊隋墓所出之物特征与古代双陆子颇为相合，其色分两种，形状特征亦是“底圆平而杀其上”，其圆锥体形状、大小规格，正与“截柿形”吻合，考其实而辨其名，该物应是双陆子无疑。

其次，征诸出土文物及古代绘画，亦极为吻合。迄今为止，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双陆实物及古代绘画屡有发现。前引四川万县冉仁才墓还曾出土一具青瓷明器，长9.5、宽7.3厘米，作者名之为“案形器”，其实乃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双陆局，其局长方形，圈足一周饰壶门形孔，盘面两长边阴刻对称的十二道棋格，中有格界，与史书所载一致，惜无棋子出土。196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壁画中，绘有一个侍者手捧双陆局的画面。棋局长方形，上刻棋格，盘上十余枚双陆子依稀可见，均为桃形^④。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两副公元八世纪约与唐时代相当

的紫檀木画双陆局及一批黄色、靛蓝色、绿色及淡绿色的水晶和玻璃双陆子，其局长方形，上刻24棋格，子呈凸鼓的扁圆形，与唐围棋子类似^⑤，一如《谱双》所载。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曾出土一组双陆实用具，其局残存盘板，长方形，长52.8、宽25.4厘米，形制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两件双陆局相近，双陆子三十个，黑白各半，底平柄短如浮屠形，以漆木做成(图三)^⑥。北宋人曾临摹有一幅唐双陆仕女图，画中两名贵族妇女正聚精会神地进行双陆对局，局面上错落陈列着十余枚黑白双陆子，形如较短的捣衣椎状^⑦。1977年江苏江阴曾发掘明初夏颢墓，出土有三十枚双陆子，则状如捣衣椎状^⑧。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组明清之际的双陆局，其双陆子残存二十二枚，黑子十枚为紫檀质，白子十二枚为黄杨木质，亦形如捣衣椎状^⑨。这些实物资料及古代绘画表明，古代双陆子种类多样，质地有木、水晶、玻璃等，色有黑白二种或黄、蓝、绿等色，其形状，有围棋子形、塔形、短捣衣椎形，特点是年代愈晚，形状愈高，这些均与古籍所载述相同，亦与西安隋舍利墓所出之物吻合。

再者，从双陆的实用功能考虑。双陆局及其对局方法既如现代跳棋，那么其子的特点，除去分双方两色之外，还具有盘上双方子数固定，子利于盘上移动，子数较少，盘面疏朗，且各子触动频繁的特点。因此，其子制成捣衣椎形或截柿



图三 辽漆木双陆子

形、塔形即“底圆平而杀其上”者，则无疑具有手指撮捏移动方便，观局明了开阔，落子稳定且局面美观的优点，这与当今跳棋子形设计的考虑应同出

一辙。而日本唐时双陆子属早期，其较矮平如围棋子，当是受流行更广、更早的围棋影响的缘故。

此外，关于古代双陆子的数目。上述所引史

书记载为 30 枚,然亦有记为 12 枚、18 枚等者。如《资治通鉴》卷 208 中宗神龙元年(705)条载:“上使韦后与(武)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胡三省注:“双陆者,投琼(骰子)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棋,故谓之双陆。”则各方为 12 枚双陆子。北宋晏殊《类要》载:双陆“始自天竺(印度),即《涅槃经》之波罗塞戏。”而《涅槃经·梵网法藏疏》云:“波罗塞戏是西域兵戏法,二人各执二十余小玉,乘象或马,于局道争得要路以为胜。”则述早期双陆子双方各为 20 余枚。《谱双》亦载,双陆子一般为每方十五枚,但也有十二枚或十八枚的。征之出土实物,有 30 枚者,亦有不足 30 枚者。因此,我们认为,双陆既流行广,玩法多样,其子数当不必均为 30 枚,或可多可少,但受盘面及行棋规则限制,应在 24 至 40 枚之间,但决不至多如围棋子之数百枚。因此,隋舍利墓出土之物数目为 27 枚,仍在限数之内。从其外形判断,其 24 枚形状一致,且玻璃子、玛瑙子各 12 枚,应属 24 子双陆局用子,其二矮子似为原器残损,因质料名贵,故复制,与另一较大玛瑙子同作为配子备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所出之物并非围棋子,应为古代博具双陆子,应定名作“隋琉璃、玛瑙双陆子”为宜。

注 释

- ①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
- ②《隋琉璃、玛瑙围棋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王彬主编:《陕西古代史陈列》第 114 页,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6 年版;日本兵库县立历史博物馆、朝日新闻社编集《大唐王朝之花——长安女性展》,1996 年等。
- ③⑥唐·佚名《翰林学士集》。
- ④《全唐诗》卷 639。

- ⑤成恩元:《敦煌善经笺证》,蜀蓉棋艺出版社 1990 年版;郝春文、许福谦:《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敦煌学辑刊》1987 年 2 期。
- ⑦《全唐诗》卷 772。
- ⑧《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弈棋部》。
- ⑨《酬段丞与诸流会宿弊舍见赠二十四韵》,《全唐诗》卷 406。
- ⑩《观棋歌送侯师西游》,《全唐诗》卷 356。
- ⑪《忘忧清乐集》,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宋版。
- ⑫李岗:《南阳陵围棋棋局》,《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2 月 5 日第四版。
- 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 年 10 期。
- ⑭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 年 4 期。
- ⑮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从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 ⑯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 1995 年。
- ⑰金维诺、卫边:《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文物》1975 年 10 期。
- ⑱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 2·隋唐五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⑲司空图《句》,《全唐诗》卷 634。
- ⑳唐·冯贽《云仙杂记》卷 2。
- ㉑日本《月用百科全书》第二十五编《围棋与将棋》大原芳藏菊准撰《双陆锦囊》。
- ㉒《四库全书·子部一八七·杂家类》。
- ㉓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子有黄黑各十五”;《全唐诗》卷 821 释皎然《薛卿教长行歌》咏双陆云:“黄杨文局龟螭蟠,琢成头子双琅玕。……有时彩玉非所希,笑击单于出重围。”言双陆子黄黑两色或以各色彩玉为之。
- 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 10 期。
- ㉕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の宝物》,日本朝日新闻社,1965 年。
- ㉖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 年 12 期。
- ㉗谢稚柳编:《唐五代宋元名迹》图版九,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 ㉘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文物》1977 年 2 期。
- ㉙日本《丝路辉煌——中国的珍宝》,北海道立近代美术馆、北海道新闻社,1999 年。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Glass and Agate

Chessmen of Sui Dynasty

(Abstract)

Dong Li

In 1986, a batch of cone-shaped glass and agate objects were unearthed at the stupa tomb of Sui dynasty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Xi'an city and were called "chessman". But the author found this name doesn't tally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fter years of painstakingly study of ancient documents, other unearthed objects and ancient paintings etc. He made a textual criticism to the established nam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proper name for those glass and agate should be Shuanglu (双陆) (similar to Chinese draughtsmen).